

禮記補註序

雲莊禮記集說十卷元陳澔撰澔字可大都昌人雲莊其號也其書成于至治壬戌朱彛尊經義考作三十卷今本十卷坊賈所合并也初延祐科舉之制易書詩春秋皆以宋儒新說費古言疏相參惟禮記則專用古註疏蓋其時老師宿儒獐有存者知禮不可以空言解也澔成是書又在延祐之後亦未為儒者所稱明初始定禮記用澔註胡廣等修五經大全禮記亦以澔註為主用以取士遂誦習相沿蓋說禮記者漢唐莫善於鄭孔而鄭註簡奧孔疏典贍皆不似

濬註之淺顯宋代莫善於衛湜而卷帙繁富亦不似
濬註之簡便又南宋寶慶以後朱子之學大行而濬
父大猷師饒魯魯師黃幹幹為朱子之壻遂藉考亭
之餘蔭得獨列學官如 今定制所尚是也余少習
舉子業先大夫即授以陳氏集說余受而讀之以其
間穿鑿附會並及掛一漏萬之處頗不愜於心因遍
採說禮諸家為之補註於上以備參考合之各得若
干條因輯為四卷夫說禮之家一百四十四人求其
多不傷煩少不傷簡則衛湜之後斷推陳氏微嫌鄭
孔概行刪汰此說禮者所以不能無歉然也余之補

所以補陳氏也而諸書說有可引者亦參考而互證
之使陳氏無竹垞兔園之譏由蒙訓而入經術起陳
氏於今日亦應所俛首而心肯者乎西蜀李調元雨
村識

釋文曲

禮記

子夏

六

入林今日亦無何物首而必曾於平天國善隨天

之野刺丸

計以里而之其由崇騰而入其地刺

以心刺丸

也而結書其本和而安而全其而也

禮記補註卷一

羅江李調元贊庵撰

曲禮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釋文曲禮委曲說禮之事此即古禮之篇名也古禮已亡小戴記其所聞仍以曲禮名之毋不敬二字該括一書儼若思敬之見於行者安定辭敬之見於言者所謂脩己以敬也安民哉所謂脩己以安人安百姓也禮記事雖繁多不出乎此三者故小戴以之冠首

教不可長

教說文作教隸作教游也从放出之義俗作教非
狠毋求勝

狠本音癘犬鬪聲之名今借作人之忿爭曰狠譬
猶乃多疑獸之名今借作人之不決曰猶狠字見
於五經只此

若夫坐如尸立如齋

所謂入門如承大祭也禮莫大於祭故以尸齋以
之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親疏父子有親也嫌疑夫婦有別也同異長幼有序也是非君臣有義也陳氏引疏專以五服言疑未確

猩猩能言不離禽獸

禽字從內內音蹂爾雅釋獸狸狐貍豺魏其跡內疏內踏掌也此四獸之類皆有掌踏其指頭著地處名內白虎通禽鳥獸總名言為人禽制也陳氏注本此孔穎達云王用三驅失前禽則驅走者亦曰禽干越志禽即獸也兩翼為禽四足為獸釋文別本作不離走獸後人妄加也又韻會鳥獸未孕

亦曰禽

八十九下曰耄

一本作八十曰耄九十曰旄按耄說文作毫年九十曰毫又釋名七十曰耄頭髮白耄耄然也與毫同又作藁與旄同周禮秋官再赦曰老旄孟子反其旄倪古文通用此乃後人因說文而妄加不知其重疊也

凡為長者糞之禮

陳氏引少儀云掃席前曰拊義與糞同又拊席不以鬣按糞字各書不一集韻作糞糞稟坳填數璘

韻會本作糞隸作糞或作攢亦作拚又作叁玉篇
作糞海篇作薰字彙補作糞古文作糞糞一字而
形各異未有如糞字之多者陳氏止引少儀禾為
詳備

斂髮毋髻

古本髻作肄按髻一名髮音被益髮也言人髮少
聚他人髮益之也儀禮主婦袂楊注讀絜髮鬃古
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為飾因名
髮髻焉詩鄘風不屑髻也左傳哀十七年初公自
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髻之以為呂姜髻類篇

禮言補注 卷一
作髻髻即今之假髮也古時以纒韜髮凶則去纒而露其髻故謂之髻檀弓魯婦人之髻而弔也是也斂即纒也言不用益髮也

不同梳枷

古本枷作架按內則注云植者曰樨橫者曰枷與架同爾雅釋器疏凡以竿為衣架者多梳據此則梳枷應作梳架梳音匙又音弛揚子方言榻前几也趙魏之間謂之梳枷今俗多作打穀連枷及項械之枷不與度物之枷通矣

共飯不澤手

古本澤作擇陳注謂古之飯者以手與人共飯摩
手而有汗澤人將惡之而難言按疏以手宜潔淨
不得臨食始掬莎也此似近禮如謂古之飯者以
手則飯黍毋以箸及羹之有菜者用挾何以稱焉
箸與櫜同匙箸飯具見於史記無切肉又不置櫜
挾猶箸也見廣韻今人謂箸謂挾提是漢以前已
有之古人雖質魯未有舍匙箸不用而以手者手
容恭之謂何則從注掬莎為是再按手字古人多
活用如檀弓子手弓而可公羊傳曹子手劔而從
之則從以手執器之義亦可謂不論何器俱手不

擇飯器也又乾肉不齒決註謂治之以手亦疑非
笑不至矧怒不至詈

陳氏注齒本曰矧按矧本音哂作哂解亦通言不
但不大笑亦不微笑也韻會正斥曰罵旁及曰詈
言不但不正斥亦不旁及也

獻鳥者佛其首

陳氏注轉捩其首恐其喙之害人也按佛古本作
拂禮記拂字多作佛學記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
佛俱作逆戾之拂讀今直以佛作捩轉解疑未確

急繕其怒

舊讀繕為勁陳氏從呂說讀如字言作而致其怒
按周禮夏官繕人注繕之言勁也以其所掌弓弩
有堅勁而善堪為王用者據此則繕本作勁解不
必讀作勁也

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

創古文瘡字瘍注古本作痒按說文瘍音陽頭創
也左傳襄十九年荀偃瘳疽生瘍於頭疏瘍頭創
也既言創不言瘍作痒似是周禮天官夏時有痒
疥疾詩小雅癩憂以痒痒病也

為其拜而斐拜

菱釋文盧本作蹲按菱音挫謂介者有甲其身難以挫折朱子訓枝挂是也作蹲拜則近踞矣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至士不名家相長妾

此皆以主家事之臣妾言老即趙魏老之老以先君所遺故不名世臣猶言世僕以父在時所使故不名家相長妾妾之有子而年長理家事故不名
鞮履素箴

釋文古本又作幪莫厯反音覓按幪字亦作箴覆車苓也亦作覆軫儀禮作臂既夕禮也主人乘惡車白狗臂是也周禮作禛春官大禛鹿淺禛然禛

豸禛俱字異而義同。𠂔音靈車籠也。詩大雅鄼鞞
淺幘傳言覆式與此同。又作幕。

臨諸侯𠂔於鬼神

陳氏引呂注猶畦𠂔之相接。按爾雅釋言𠂔致也。
天子巡狩至諸侯之國必使祝史致祭鬼神。又一
本𠂔作祗。

庶人儻儻

陳氏引呂注儻儻雖無所考。大抵趨走促數不為
容之貌。按儻儻二字見荀子不苟篇。誰能以已之
儻儻受人之械。械音作即肖切。明察也。此從子消。

切體感也義雖不同不得無所考

梁曰薌其稷曰明粢

釋文古本無稷曰句又一本明粢作明梁按梁似粟而大稷關中謂之糜米為黃米本二種以明粢作明梁古本誤也本草稷即稌一名粢故曰明粢羽鳥曰降四足曰漬

降讀戶江切音缸落也陳氏失注漬疾智切音齒注謂獸相瀝汗而死按此段自天子以及下段皆言人死之名不應脫言鳥獸疑亦謂人之死于鳥獸者故下言死寇曰兵

庶人之摯匹

匹陳注音木按小爾雅倍兩謂之匹前漢書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俗作疋疑即布帛也陳氏讀作鷺未知何據

棋

棋陳氏注形似珊瑚味甜美一名石李按內則菱棋疏梨屬其味不善疏云棋法也婦人有法故以為贄二說不同疑有二種考正字通本作枸石經作棋一名雞距子一名木屈櫟楚書謂之木蠹然詩南山有枸疏如白楊子又一種也

檀弓

布幕衛也繆幕魯也

幕一本作幣按幕音莫說文帷在上曰幕幣音覓
車上覆笭也音義各不同

士之有誅自此始也

陳注二人遂赴鬪而死按記言馬驚敗績公隊佐
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言卜國微末無勇也縣賁
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是
縣賁父見公責卜國無勇故死之並未言卜國亦
死也注者何所據而言二人並死乎此春秋莊公

十年事有經無傳何從知之孟子孟賁汪勇士也
書賁衣虎賁傳虎賁以勇士事樂記粗厲猛起奮
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賁之為言勇也亦怒氣
充實剛毅之象也誅者累次其實行以為謚有誅
則有謚是賁父之賁即其謚也然則士之誅自縣
賁父始也卜既無勇國亦非謚不得並言二人
古也墓而不墳

陳注墳塋域曰方言凡葬無墳謂之墓有墳謂之
塋又平曰墓封曰冢高曰墳

華而皖大夫之篲與

一 簣陳訓簣也按說文簣牀棧也爾雅釋器簣謂之
第注牀板也與詩小雅下莞上簣之簣不同簣竹
席也與簣自是兩物今訓為簣誤矣又皖字兩見
毛詩有皖其實皖彼牽牛言實也明也徐邈又音
皖為刮刮削節目使其皖然好疑未是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

婁陳氏引釋云邾人呼邾聲曰婁故曰邾婁按蘇
氏演義時人以無分別者為邾婁不辨邾婁小國
微小之人不能分別也六書故春秋邾國號邾婁
蓋言愚昧也又繫馬曰維繫牛曰婁凡山形連延

中忽斷絕曰陘

魯婦人之髮而弔也自收於臺始也

臺始春秋傳作狐始臺字當為壺字之誤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

陳註謂畏懼而不知所出多自經於溝瀆此真為死於畏似難專指戰陳無勇或謂鬪狠亡命曰畏按畏古文與威通用尚書自我民明威周禮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註畏作威作亡命之說亦通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爨七亂反音竄今之竈也浴用湯故就炊爨之所

曾子反席未安而沒未有遺命故權從其儉也陳氏謂士喪禮浴於適室無浴爨室之文疑曾元從非禮而賤其親未必然也又按掘中窆而浴毀竈以綴足謂死而掘室中之地作坎以牀架坎浴尸於上令汁入坎死人令強足辟戾不可著屨故用毀竈之甓綴足令直可著屨是近竈而浴亦禮也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

註太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今曰申詳周秦之聲二者相近未聞孰是正義云言申與顓聲相近也按顓孫自是復姓申詳其名不必疑申與顓姓之

異聲也

大功不稅

過時而追為之服曰稅古禮經語故曾子駁之
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孔子之使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子言己
之禮未到而用他人代行禮所謂吾不與祭如不
祭也不誠應如此解

蟻結於四隅

蟻陳註言於褚之四角畫蚺蟬之形交結往來按
蟻裳見書顧命古人多以畫裳本作螳其大者別

不言不言
名蚘蜉

不為魁

魁首也史記天官書註魁北斗第一星故今人謂
第一為魁謂從父兄弟之仇不為首也故云主人
能則執兵而陪其後陪隨也

填池

今人於棺前設奠池以鐵為之如鼎而四足曰池
子疑即此填奠也池徹也不宜作音

夫祖者且也

且當作徂祖者徂也言往也即喪事有進而無退

之義下且字一句言暫且反當終往也

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
葬於墓

陳氏引士喪禮小斂在戶之內大斂出在東階未
忍離其為主之位也主人奉尸斂於棺則在西階
矣掘埽於西階之上埽陳也謂陳尸於坎也按斂
裹也用布絞以束之阼東階主階也客位西階也
為主指主階也主位謂重也重主道也士重木三
尺始死作重以依神殷禮始殯時置重於殯廟之
庭既成虞則綴比重而埋於新死行殯之廟周人

虞則徹重而埋之檀弓所謂殷主綴重周主重徹也此殯時所有之享陳氏訓作大斂未忍離為主之位非此時未有主也又訓殯為陳按殯音四坎也士喪禮掘肆見衽註埋棺之坎也凡置棺於肆中而塗之謂之殯訓作掘陳則難通矣由此以往皆一節遠一節故曰祖者徂也

五十以伯仲

陳註朱子引儀禮賈公彥疏云小時便稱伯仲某甫至五十乃去某甫而專稱伯仲此說為是如今人於尊者不敢字之而曰幾丈是也按此係孔頴

達疏文正與賈說相反陳氏誤記

經也者實也

經音髮儀禮首經在首曰首經在腰曰要經首經象緇布冠之缺頂註作缺項非要經即絞帶也又有參革帶陳註引朱子首經大一搯要經較小絞帶又小絞帶象革帶一頭有彊子以一頭串於中而束之按搯首厄滿手曰搯註謂是拇指與第二指一圍似非彊環也或作殼即殼子也實言實以表哀非虛文也陳氏言有忠實之心亦迂

及葬毀宗躡行

毀宗應謂毀宗廟之邊牆故曰躐行註引疏訓毀為毀廟訓躐為躐壇恐非廟豈可因葬而毀之乎壇豈可躐乎

請粥庶弟之母

粥陳氏引鄭氏註謂嫁之也妾賤取之曰買意謂妾賤嫁之而使人買也按荀子儒效篇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王制亦有田里不粥之文皆訓作賣售人之物曰賣並無訓為嫁及買者急就章出曰賣入曰買妾賤取之曰買意用曲禮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之買以訓粥而不知粥人之母則言賣

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

卜人自應主應氏說作卜筮之人與下射人皆平日役令左右之人故仍用之君疾時卜八主休咎故即用以扶之也若讀作僕則此時安用御車之人乎

喪具君子恥具

絞紛衾冒之屬死而石制若棺衣之屬慮倉卒為變而先制今人皆習為故常儼然對其親而為之矣仁人不忍先死其親故曰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恥字當作不忍解然則倉卒不備

奈何曰準六十歲制七十時制之禮不使親知而
備所謂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矣

瓦不弋味

味陳註音沫註當作沫皆非也沫音末本末之末
也味音未未必之末也自是兩字沫黑光也味滋
味也義各不同

公叔木

木春秋傳作戍註木當為朱非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

此言明器而用人器且實之故曾子非之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

陳註稱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驂戾今孟獻子之喪亦有司徒是家臣亦有司馬司徒也按司馬司徒特供其役未必遂設其官然即可見僭妄而夫子曰可以時人方貪而獻子獨能使旅下士歸還四方所賻之布其廉猶可取也旅歸四布四字見檀弓良史筆法

讀賵

穀梁傳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讀者讀方版所書助葬人名與物於柩前也既曰物則不獨車馬

禮記補註卷一
一四
曰賵矣曲禮書方雜記出乃包奠而讀書皆是也
飲食衎爾

衎安定也陳註謂喪下當有如此之何否則問當聞
記者之畧按文勢衎爾下亦當有關文檀弓章法
最密非記者之畧也

葬也者藏也

此譏今人封壤為墳並樹之非禮

馬鬣封之謂也

鬣馬領毛也按斧形與馬鬣不似殆取其毛舉之
意言草創也則孔子之墳方創為馬鬣封今人概

謂墳曰馬鬣非是

池視重霽

柳車池也如銅池冰霽又埋柩曰殯殯坎曰池

歲一漆之

漆木汁可髹物也今人棺用漆本此

衽每末

註衽今小要衽或作漆或作髹古者棺不用釘惟

以皮直二橫三束之衽陳註形如今之銀則子兩

端大而中小漢時呼為小要不言何物為之其亦

木乎合棺與蓋鑿木置衽按銀則子意即今之銀

定也

初衣

材作緇側其反又作純

子顯以致命於穆公

註虞氏云古者命字相配故顯當作韞公子繫之
字也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

陳氏引孝經曰為之宗廟以鬼享之孔子善殷之

祔者以不急於鬼其親也按左氏傳特祀於主烝

嘗禘於廟謂祔後主反殯宮至喪畢乃還新廟大

戴禮諸侯遷廟禮奉衣服由廟而遷於新廟此廟實為殯宮顧命諸侯出廟門俟孔傳曰殯之所處曰廟又士喪禮巫止於廟門外註凡宮中有鬼神曰廟賈疏廟門者士死於適室以鬼神所在則曰廟故名適寢曰廟然則祔廟者實祔於殯宮非宗廟也

塗車芻靈

與孟子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皆孔子之言而其詞不同塗車陳註謂以泥為車按塗如塗畫之塗如今之刻木為車或剪紙為車之類皆上加采畫以

象車車工為多泥似難成即燒瓦為之陶人亦未
有能者不知何所據芻註云東草為人形以為死
者之從衛如此則與以木為人何異孔子何以稱
善按芻藁也即生芻一束之芻言以藁結為靈坐
如今以藁為架象宮室形上以紙糊之謂之靈位
是也

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
加諸膝愛如赤子也戎首首先起事也

設芻翼

芻周禮作柳死時柳車也

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荀子不苟篇直指舉人之過惡非毀疵也韻會疇
毀今人相承作訾毀久矣又管子形勢篇毀訾賢
者之謂訾

杜蕢洗而揚解

春秋傳作屠蒯洗而媵解按媵送也宜作揚

使吾二婢子夾我

夾我使狗葬也尊已陳乾昔之子也不從父之亂

命與魏顛同

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

般若之族孟子公輸子之巧於此可見
與其隣重汪錡往

隣或作談重當作童春秋傳作童汪錡
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指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為禮非謂每斃一人擗
其目為禮也

曹桓公葬於會

桓公謚宣言桓聲之誤也

進書

弔書也今人遺弔有書始此

于昭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

為左傳作遇忌仇也言及郊始遇仇也敬叔嘗殺懿伯惠伯叔父也若作忌日豈惠伯于受命之日不辭而此乃不入乎自應從左傳

畫宮而受弔焉

畫宮應作圖其形於宮疑即今之影堂若單作畫宮室之位則豈無宮室設位何以畫為疑陳註未確

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

鄭注春秋傳杞植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遂奪

聲相近或為兌梁即植也按左傳杜註且于莒邑
隧狹路鄭氏引以證經云隧奪聲相近又云或作
兌據此則奪非也又寇古奪字兌即寇之省文周
書寇攘矯虔言強取也今本作奪攘陳浩失考音
兌以為地名誤矣奪徒活切隧徐醉切字書並無
奪音

哀公欲設撥至為榆沈故設撥

舊說以撥為紼陳氏引方說謂撥雖無所經見然
以文考之為榆沈故設撥則是以手撥榆沈而纏
於道也先儒以為紼失之矣今按方說如此亦未

知是否闕之可也按史記孔子世家會于夾谷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于是旌旄羽被矛戟劔撥鼓譟而至索隱撥房越切音伐謂大楯也不得云無所經見諸侯輜而設幃幃大路之素幃也索隱謂車蓋素帷疑撥即天子陳設之喪具如前章云設披設旒之屬故云設紼言執不言設如前章執引執紼是也

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至買道而葬

庚買也謂犯人之禾請償其直故云買道而葬後

難繼也後世出葬用大紙錢名曰買路疑本此
夫子之母名徵在

即顏氏母名也昌黎文引此

邾婁考公之喪

考疑作定觀後章邾婁定公之時可見

易則易于則于

言來弔者事易行則答禮亦易事于遠則答禮亦
于遠徐君使其臣容居來進侯玉以弔邾婁蓋自
擬天子也故斥之為易于雜者未之有也言從來

無此

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

周之先有駒伯疑駒王即此後以為姓漢有駒幾
廢其祀刳其人

陳註何法之峻乎按刳割也疑斬割其人之木以
為棺槨若刳人無此刑

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至洿其宮而豬焉

在宮在宮之人也豬即書大野既豬言以為池沼
也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

發遣也言遣使致禮往賀也獻文趙武之諡如貞

禮記補註卷一
文子今但稱文子此說是也

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

陳引鄭註晉大夫墓地在九京按九京山名在今絳州又爾雅邱絕高曰京應从居卿切

仲尼之畜狗死

至末

帷車帷蓋車蓋周禮輪人為蓋以象天崇十尺故言丘也貧無蓋非苦蓋之蓋席蒲也青齊人謂蒲席為蒲蓋封窆也埋狗亦謂之封首狗首也陷謂墜入地也

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脩容焉

廐馬廐也脩容為君在內暫避於廐整冠束帶以俟見也註作以威儀悚動闔人以求入非豈二子素無威儀必至此始脩容淺之乎視賢者矣

狸首之斑然
狸野貓也有數種大小似狐毛雜黃黑有斑

叔仲皮學子柳

學教也子柳仲皮之子是父教子亦謂之學

衣衰而繆經

注繆當為不繆垂之繆按儀禮喪經不繆垂註不絞其帶之垂者與繆通謂兩股相交也漢書天雨

有草葉相膠結與此同

王制

百畝之分

孟子分作糞

祭用數之仞

仞數之餘也通作仞周禮以其圍之仞稍其數註
仞三分之一也鄭註以仞為十一疏以為分散之
名陳註大概是總計一歲經用之數而用其十與
周禮皆不合應從三分之一為是故下云喪用三

年之仞

葬不為雨止

不為雨愆期也

西方曰棘

棘鄭註作棘地名陳氏謂不若讀本字急也欲其遷善之速也似屬附會不如鄭註為是

八十非人不煖

亦七十行役以婦人之義陳星齋曰非人不煖利用之具甚奇

月令

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

陳氏註元日上辛也郊祭天而配以祈穀也元辰
郊後吉日也日以干言辰以支言互文也按元日
既屬上辛則不得謂上辛亦可謂之元辰祈穀矣
按襄公七年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穀事
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桓公五年秋大雩左氏傳曰
書不時也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大戴禮載郊
祝曰承天之神興甘風雨庶卉百穀莫不茂者則
郊兼祈穀家語郊問篇至于啟蟄之月則又祈穀
于上帝王肅註曰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是郊與祈

穀自是一時兩事不得謂郊祭天為祈穀也

擇元日命民社

陳氏註郊特牲言祭社用甲日此言擇元日是又擇甲日之善者與召詔社用戊日按元日而謂之擇則或甲或戊皆可用

田獵置罟羅網畢翳餒獸之藥

今月令無罟字又翳作弋按潘岳賦習媒翳之事註媒翳所隱以射者急就篇註凡鳥羽之可隱翳者也

鳴鳩拂其羽

羽有張而欲弛斂而欲舒二義

戴勝降於桑

師古曰勝婦人首飾謂首有文如勝也曲禮羽鳥曰降陳氏註謂降而下則死此又註言降者重之若自天而下不應前後矛盾若是故愚於前降字屬人言願闕之以俟知者

王瓜生

今月令云土萑生小夏正云王萑秀未知孰是按萑字有二字異音萑音倍山名見山海經萑音附草名萑孽也或謂即今之黃瓜誤

毋休於都

今月令休作伏言毋藏匿於都邑俗謂游手好閒亦通

乃以雛嘗黍

陳氏舊註以內則之雛為小鳥此雛為雞未詳孰是按說文雛仕干反雞子也釋文以為仕于反是也

毋燒灰

灰炭也周禮地官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言仲夏火方盛毋燒炭也與內則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

禮記神言 卷一
二十五
垢和灰請澣不同炊米以薪是灰無日無之未可
禁也陳氏謂火之滅者為灰似未確觀季秋草木
黃落乃伐薪為炭可見

腐草為螢

螢一本作熒爾雅熒火即照註夜飛腹下有火古
今註熒一名耀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丹良
一名燐一名夜光一名宵燭並無螢字螢俗字也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龜

今月令漁師作榜人蛟狀似蛇而四足細頸頸有
白嬰大者數圍卵生眉交故謂之蛟說文池魚三

千六百蛟來為之長謂之伐漢武射蛟江中之義
鼉似蜥蜴長丈餘其甲如鎧可冒鼓龜甲蟲之長
天性無雄以虵為雄龜介蟲之長似鼈而大爾雅
天地之初介潭生先龍先龍生元龜元龜生靈龜
故月令先記其大者

民多瘧疾

今月令作癘疫

國多風教

今人謂之教教

盲風至

荀况俛詩列星隕墜日暮晦盲即盲風之謂
民多歔噓

歔病寒鼻塞也噓噴鼻也蜀人謂噓為噴噓

乘元路

今月令元作軫鄭注似當為軫字之誤按說文軫
元服則路不得為軫自應從元

命太史釁龜筮

今月令釁下有祠字衍文

大酋監之

考周禮天官酒正二曰昔酉註今之酋久白酒並

無大酋官名陳氏謂酒官之長不知何據按說文云酋繹酒也揚子太元經註酋聚也疑謂酒已成就可蓄聚也大酋作句謂兼用六物大酋也監之乃謂酒穴詩或立之監是也

及百祀之薪燎

今月令無此六字

共寢廟之芻豢

註謂養牛馬曰芻犬豕曰豢䟽謂食草曰芻食穀

曰豢又韻會羊曰芻犬曰豢其說各異按芻者飼牛馬之草豢以穀圈養豕也

結

共寡

今日

及百

式

節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節', '式', '及', '百', '共', '寡', '今', '日']

禮記補註卷二

羅江李調元贊庵撰

曾子問

房中亦踊三者三

檀弓婦人倡踊此房中亦謂婦人也彼娣姒之義故曰倡言相倡和也此子婦之道故曰三者三言哭亦如子以三度為節也凡踊先男而後女

豈大功耳

言豈但大功乎耳字禮記句法下文何必小功耳亦同

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

思相離謂女思女之父母也思嗣親謂男思嗣續之重也據此則今之息燭舉樂為無禮之甚矣陳氏但言思相離則不能寢寐思嗣親則不無感傷義尚未明

吾聞諸老聃云

石梁謂此老聃非古五千言者按孔子學禮於老聃正謂此不得謂有二人但禮記出於漢儒以為皆非夫子之言則可以為非老聃則不可鄭註謂

老耑古壽考者之稱亦未是老耑曰邱惟師得呼
名也

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公弗忍故為練
冠以喪慈母其事詳見鄭注孔疏應補入
不菲不杖

菲與屝通亦草履也

雨霑服失容

霑音沾濕也

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裨從

裨音僻蓋柩棺也檀弓君即位而為裨此言自以
裨隨行蓋當時相尚此禮故問之

有陰厭有陽厭

厭者壓也鎮禳也祭殤之禮壓冠難使之銷磨也

葬引至于塋

儀禮唯君命止區于塋是也

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

土周火塾塊也亦曰聖周輿機一本作餘機言不
用人舉棺祇以餘機載尸也

文王世子

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

誓約束也言用言詞共相約束以待又語又語即今之所謂再考也

周公踐阼

陳氏謂因缺一相字而遂啟明堂位周公踐天子位之說其後馴致新莽攝纂漢之禍實此語基之愚按此四字以結上文如禮子貢問樂及老聃云之類石梁謂為衍文非也權姦半皆不學無術莽無此語未必不居攝豈得以後之篡位而歸其獄於作禮者乎陳氏說誤矣

禮言禮言卷二
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織剗亦告于甸人

愚少讀禮記見陳註解磬為縊殺之引左傳室如懸磬皇氏如懸樂器之磬也竊疑穿鑿磬控磬折皆磬字也言公族其有死罪則折其氣而控制之先羈于甸人之官不于市朝其刑雖罪至織剗割亦當鞠告故下云公族無宮刑以見公族犯法之異于民也若縊殺之則更倍于市朝矣豈立法之意乎

世子之記

古亡書名也小戴記其餘以附篇末所以存其名
禮運

其燔黍裨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

裨釋文作擘俱博厄切又作擗按內則塗皆乾擘
之謂兩手擊也汙音宥鑿也音鑿木為尊也抔本
作桴引取也蕢音塊古文作火一作與缶通缶音
塊讀為蕢聲之誤也缶埴也桴擊鼓杖也俗謂之
枹言以埴為枹也又爾雅棟亦曰桴土鼓即埴今
八音之一也陳氏俱訓為燒石搏土古人雖朴亦
早剗車剗舟矣豈必盡以土為乎竊疑未確

升屋而號告曰臯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

復以招魂臯說文从白从夆禮祝曰臯登曰奏故
臯奏皆从夆夆進趣也周禮詔來瞽臯舞註臯告
之也今俗臯乃隸書不可從凡肉未熟曰腥論語
君賜腥必熟而薦之是也陳註謂以生稻米為含
不知何據苴藉也一本作俎

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

營即詩經之營之之營橧說文北地高樓無屋曰
橧按橧樓今北方民居皆築之橧桴重桴見張衡

西京賦一本作曾又作增非也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

此臣僕二字之分

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

如春秋陳靈公飲於夏氏及齊莊公驟如崔氏之禍恒于此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

陳註謂明當作則不知所據按書黜陟幽明又視遠惟明應讀作本字解不必迂其說

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

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此類是也按

荀子仲尼篇能耐任之註忍也謂忍任其事也宋
祁漢書高帝紀註云古者能字皆作耐後世以三
足之能為能故今人書能無有作耐字者能屬
也凡能任之能皆當作耐若說文形或从寸則髡
罪之耐也與此迥別

山出器車河出馬圖

器車言出作車之器如木材之類馬圖即指龍馬
負圖也陳註引器為銀甕丹甌車為山車垂鉤又
引晉時恒山大樹自枝根下有壁七十圭七十三
又張掖柳谷之石有八卦璜玦之象何其鑿也

鳳凰麒麟皆在郊極龜龍在宮治

陳氏謂龍之變化不測未必宮治有之不以辭害
意可也按說文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
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此宮治有之
證也古者天下有道則麟鳳龜龍見非異事也此
章言聖人體信達順則天地位萬物育而四靈畢
至又何以辭害意之有乎

禮器

五重八翠

重謂衽車上之飾也陳謂五重謂抗木與茵茵用

淺色緇布夾為之以茅秀香草著其中如今褥子
中用絮然縮二橫三為一重按茵當作裊裊即褥
也褥字五經不見但見于疏晏陳氏此條下引見
檀弓註云以布衣木如禭與按鄭氏喪大記註云
漢禮嬰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兩角高衣
以白布畫雲氣柄長五尺如禭與者如漢時之扇

大路繁纓一就

陳註繁馬腹帶纓鞅也在馬膺前染絲而織以為
罽五色一帀曰就罽居例切音狔鞅罽也爾雅註
毛鞮所以為罽疏織毛為之若今毛氍毹也今騎

垂於馬膺前著纓亦以釐毛為之但散而不織名曰貼胸有品級意即古繁纓之遺意

禪杓

禪木名山海經風雨之山其木多楸禪杓杯杓也謂以禪為杓故云犧尊疏布鼉禪杓陳氏謂杓為沃盥之具殆因玉藻有櫛用禪櫛而誤也禪亦可為櫛

不麾蚤

麾與撓同言不指撓執事之人今其過早也

夫與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

周禮陶人為盆實二罇古以盆為量也缶謂之甒
小者謂之甒

故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類宮晉人將有
事於河必先有事于惡池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
有事于配林

言先習禮于類宮惡池配林也惡一作虜山海經
木馬之水東北注于虜池配當以配侑得名

樂有相步

瞽無目步必有相所謂相師之道也

割刀之用鸞刀之貴

言宗廟中以刀割牲而用鸞者取其刀環有鸞鈴其聲中節也此流水句法非兩刀也

莞簟之安而橐鞬之設

莞簟席也上莞下簟橐曰程言去其皮祭天以為席也說文穗去實曰鞬

內金至金次之

內者所以通上下之情次者不過通情不在金也郊特牲又言以鐘次之以金莫大於鐘也

郊特牲

郊血大饗腥三獻燭一獻孰

郊郊天也則先設血後設腥爛孰大饗禘祭宗廟也則血與腥同時薦三獻祭社稷及五祀也則用爛爛沈肉於湯也名為三獻以禮皆三獻故也一獻祭羣小祀也禮唯用孰肉故名一獻凡此凡由遠而近由尊而卑由重而輕凡薦獻皆謂薦稷稷曰明粢是也近而卑輕者饗味遠而尊者饗氣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

饗禘俱在春食嘗俱在秋饗以恤孤子食以食耆老禴嘗俱祭宗廟按禮言陰陽之義也陰故不用樂陽故用樂凡聲陽也故不用樂按楚茨之詩所

以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也其二章曰以往烝嘗其六章曰樂具入奏朱註謂宗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於廟而烝於寢故於此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廟而燕於寢此時旅酬燕毛之禮皆備則是食嘗未嘗無樂也文云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謂饗禮主於酒食禮主於飯也而詩既曰神具醉止又曰既醉既飽則又不專言食皆不可解陳氏謂此夏殷之禮周皆用之故有樂禮或然與

鼎俎竒而籩豆偶

禮記卷之二十一
凡數雙曰偶隻曰奇

旅幣無方

如禹貢所載是也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

庭燎設炬火於庭以照來朝之待漏也用百言桓公僭用天子之禮

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

肆夏見周禮九夏樂章名也其樂不可詳上言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其樂可知矣賓入門奏之惟諸侯得用趙武以大夫何得僭也

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

按三桓三家哀昭定之間僭妄極矣何能殺也疑言不能如成季以莊公之命酖殺僖叔及殺慶父由三桓始方順

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周之衰平王東遷禾黍離離之所由作也

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中朱衣大夫之僭禮也

臺門而旅樹反坫即論語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此言大夫僭禮即指管仲也不言管仲以昭昭在人

耳目也舊讀繡為綃故石梁王氏以為當依詩文不可改為綃按詩唐風素衣朱繡箋云繡當為綃韻補云讀如肖綃生白繒似縑而疏則如詩文亦可讀肖王氏殊失考言綃黼為中衣之領丹朱為中衣之緣也丹朱染繒為丹朱色也

諸侯不臣寓公

寓寄也凡寄寓他國皆為寓公此諸侯指其所寓之國之諸侯言寓公或有先為諸侯而失國寓此者不以為臣以其先為諸侯也

鄉人禘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

此卽論語鄉人儺禡舊說強鬼之名禡从示从易
按祭道上神曰禡

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

眉山蘇氏以為迎貓則為貓之尸迎虎則為虎之
尸陳氏以為近于倡優所為按有主必有尸既言
主先嗇則必為尸矣不然知貓虎何物而曰迎若
神則祭之而已又何云迎乎

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虫毋作草木歸其澤

草木亦曰歸言歸生于林藪也上古祝辭如歌如

謠如此

羅氏致鹿與女

陳氏謂女為俘於亡國之女非也羅氏掌鳥獸之官致鹿其職也不應有所俘亡國之女按上節言諸侯貢屬焉則鹿與女皆諸侯所貢也故曰與女謂與鳥獸咸貢者羅氏以之轉致於天子而子詔客告于諸侯以好田好女者亡其國之言戒諸侯也客即諸侯所遣介紹之客也如此方是

天子樹瓜華

爾雅瓜曰華之曲禮為國君者華之華字不應作花菘解按此節另為一章衍出於此陳註以為亦

令使者歸戒其君之語恐為天子不應自贊天子
也論小骨華也今歸之論平言之論五也
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稼

齊一本作醮按齊即妻也者齊也之義稼當作嫁
古通用

夫也者夫也

下夫一本作俯按即夫也者扶也之義

舉學角

學音賈玉爵也周禮裸用學夔黃夔黃即黃目
亦爵名也學受六升兩柱交似禾稼故者同稼俗

作筭非角如今犀角杯之類卑者舉角受四升

內則

左佩紛悅

拭器巾曰紛粗布也拭手巾曰悅細布也即今手

夫巾也

刀礪

刀即今小刀礪即今磨石玉篇崦崦山石可磨刀

小觶金燧

小觶小骨錐也今謂之解手言可以解結也金燧

取火於日周禮作鑿燧即金鋼鑽也今人有用

晶照曰取火曰火晶

右佩玦捍

玦即詩童子佩鞶之鞶鞶玦半環也即今之扳指
成人所佩也捍今謂之韜子

管

陳註言筆彊其形制未聞按管籥也古與鑰通即
月令慎管籥之管疑即今之鑰匙也作筆彊恐未
確

帶

刀鞞也即今刀鞘也詩鞞琫容刀下曰鞞上曰琫

古之言鞞猶今之言鞞

大觶木燧

解大結謂之大較錐稍鈍木燧今謂鑽子用之穿物故曰鑽所謂櫛梨曰鑽之也論語鑽燧次火即此天陰所用也按以上所佩十二物皆今人所佩其遺制也

屨著綦

朱子訓綦為鞋口帶按釋名鞋解也綦與絢同即今之鞵系子

箴管

箴與鍼同綴衣箴也今通謂之針管即鍼筒

線纊

線即綫縷也纊綿也

施繫表

繫小囊也表疏訓表為刺言以針刺繫而為囊也
按表如書衣劔衣之類後漢楊厚傳吾緇表中有
先祖所傳祕記疑即今之縷籠

衿纓

衿衣小帶也纓系也曲禮女子許嫁纓示有所系
束也與此所佩香纓不同香纓疑即今小袷囊

綦屨

女綦狀如刀衣鼻在屨頭以為行戒與絢同疑今之套鞋按以上十二物今婦女皆用之

蕡

爾雅蕡藹註蕡麻子也按即胡麻膳夫經一名巨勝退皮九蒸九曝可煮粥陳註謂大麻子未見可食也

董

董葵也詩董荼如飴是也廣雅夏苴秋董滑如粉

粉榆

嵇康養生論食榆令人瞑言啖榆則眠不欲覺膳
夫經云蕪荑乃沙塞之赤榆子也味辛椒之亞也
白榆曰粉莢謂之榆錢今北人炒而食之

敦牟卮也

敦儀禮黍稷四敦皆蓋之敦牟齊人呼其釜之名
卮酒器也盥器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

糗餌粉醢

糗書峙乃糗糧擣穀為糝也餌餅也糕也陳訓
非也糝以豆為粉糝餌則先屑米為粉然後溲之
為餅也粉米粉也醢以黍為粥也即黍醢後為稻

粉糈溲之以為醢是也四物各不同陳皆訓為糈
餅誤也

稭糈

陳註熟糈曰稭生糈曰糈而說文又訓早取穀曰
糈未知孰是

黍稷

黍即今之高梁稷即今之粟穀

不食雛鼈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春兔去尻狐去首
豚去腦魚去乙鼈去醜

此節言不可食有九也陳氏皆失註故補之
雛鼈

伏乳之小鼈也國語路都父怒鼈小曰長而食之
是也狼其腸直故鳴則後竅皆沸其性貪戾有毒
狗腎性熱南方有白面而尾似牛尾者為牛尾狸
極肥人多糟為珍品正脊即為其陽在中也不利
人免詩有免斯首炮之燔之尻髓也脊骨盡處尻
有九孔故不可食狐死首丘氣極臊烈腦頭髓也
食之令人腦漏爾雅魚腸謂之乙魚鰓必自腸始
形屈如乙字醜臭也去其穢也陳氏訓醜為竅引
或云頸下有骨能毒人按養生雜纂鼈有四目獨
目白目目陷凹赤足三足頭足不能縮腹下有小

字王字天字領下有軟骨如龜形皆不可食也

牛夜鳴則廝羊冷毛而毳羶狗赤股而躁臊鳥醜色而沙鳴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

此言不可食又有六也廝朽木臭也見周官內饔

註毳細毛也鬱蒸氣也漏疑即腦漏之漏

雞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鵠鴉胖雞肝鴈腎鵠與鹿

胃

此言不可食又有九也雞雞子也五指在內為一

握又六觚為一握不盈握言其小也翠如翠羽之

翠言尾有翠毛不可食鵠水鳥大於鴈羽毛白澤

翔極俗呼天鵝鴉青鴉其肉甚美可作炙莊子見
彈而求鴉炙是也與鴉別一種胖如脯而腥周
禮凡掌共羞脩刑膾胖骨鱠以待共膳鴉毛有豹
文又名獨豹無後趾陳註趾作指誤與烹和也荀
子泔之傷人不若與之是也陳氏謂與為脾臍脾
者背脊上兩膊間鴉至細微而言及脾所謂螯螯巢
於蚊睫無是理也胃釋文作臍

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

閣以度飲食五五重也左達右達言相通也

淳熬

此周禮八珍之一凡以火而乾五穀之類曰熬此曰沃以膏凝者曰脂澤者曰膏

淳母

此八珍之二與上所異者稻黍

炮

此八珍之三炮裹物燒也皽皮肉上之魄膜也

擣珍

此八珍之五擣手椎也胾背肉也楚辭敦胾血拇胾或作胾釋文徐讀亡代反

漬

此八珍之六漬浸也醜音億濁漿也

為熬

此八珍之七異於淳熬者淳以膏澆之此則專囚於火上為之也

肝膾

此八珍之八幪之以其膾謂覆之而濡以膾膾腸脂也舉焦釋文作巨焦炬火也

小切狼臠膏以與稻米為醢

此即前粉醢之醢亦粥也以狼胸臠肉小切之糝入稻米粉之中而成粥也陳氏註此為粥而於粉

酏之酏則以為當作資何前後矛盾也

斂枕篋簟席禡器而藏之

禡連要衣也今謂之纏要與前斂簟而禡義不同
若此訓禡為韜藏則是藏器而藏之矣於文為不
順

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

當夕自當云當夫之夕陳氏以為當妻之夕恐未

確

詩負之

詩者持之以手也儀禮作詩懷之

剪髮為髻男角女羈

陳氏引嚴氏夾囟曰角兩髻也午達曰羈三髻也
囟俗作顛顛顛也一縱一橫曰午今女剪髮留其
頂縱橫各一相交通達故曰午達不如兩角相對
但縱橫各一在頂上故曰羈羈者隻也又髻也
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

男子由右婦人由左故也

聘則為妻奔則為妾

奔釋文作銜凡嫁娶而禮不備亦曰奔周禮仲春
之月會男女奔者不禁謂不必六禮備非淫奔也

玉藻

史定墨君定體

墨氣色下也周禮龜人各以方色與體辨之以決其吉凶也左傳所謂國有墨及君無墨也陳註以墨畫龜恐未確

大夫以魚須文竹

魚須又見左思吳都賦文竹竹之有文者以魚須飾其是以為笏也劉昌宗文竹讀作珉竹亦通

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

王肅本二爵而言作一句註云飲二爵可以語也

言斯禮已作一句註云語必以禮三爵而油註云
悅敬貌無已字及下油字油一作由

深衣三祛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

此概言深衣之制其詳見深衣註訓祛袖口也蓋
袂口統名曰祛裳在前曰襟在後曰裾在旁曰衽
長中繼掩尺袷二寸

陳註訓長中長衣中衣與深衣制同著於內則曰

中衣蓋著在朝服或祭服之內也著於外則曰長
衣以素為純緣者也雜記所云練冠長衣以筮深
衣之純以素者也繼掩尺者幅廣二尺二寸以半

幅繼續袂口而掩覆一尺也袷曲領也按後漢輿服志宗廟諸祀冠長冠服衽元絳緣領袖為中衣絳袴絺漢書萬石君傳中裙若今中衣是中裙即長中也在小衣之外祭服之襲衣也深衣乃大夫士在私朝及家朝夕所服不得云與深衣同制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

織繒也錦綺之屬不貳采猶云不二色

襲裘不入公門

陳註謂揜其襲衣而不露裼衣也疏云裘之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按曲禮

疏襲衣即所謂中衣而陳註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以為古人之衣近體有袍釋之屬其外或葛或裘上皆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服及深衣之屬是也掩而不開謂之襲袒而見衣謂之裼考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註錦衣復有上衣天子狐白上衣皮弁服皮弁即為錦衣上服是裼衣上不復更有中衣也釋名中衣言在小衣之外小衣即襲衣也中衣但得襲襲衣不得襲裼衣也

凡帶有率無箴功

禮記補註卷二
率綽同紼也無箴功所謂裁縫滅盡鍼線跡也

瓜祭上環

削瓜似環也上環近蒂處也

親齊

齊有才詣前西二切方氏謂人氣體和則齊不和則害於齊故病謂齊應从前西切

端行頤雷如矢

雷堂前承雷屋水所流也釋文頤或為霆音追亦

音夷

禮記補註卷二

禮記補註卷三

羅江李調元贊庵撰

明堂位

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

昧取開其冥昧之義任者取縻以恩信之義

復廟重檐刮楹達鄉

屋亦謂之廟復廟重屋也檐俗作簷所以蔽風雨
俗稱捲棚刮楹摩刮其柱也達鄉言窓牖皆向明
使通達也陳氏以為四戶八窓相對故云達鄉似

鑿

俎用椀巖

有脚曰椀脚中央橫木曰巖

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

中庸陳其宗器此之類也

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

鐘周禮皆作鍾古字通用其實鍾酒器六斗四斛為鍾鐘樂器也二字不同垂作鍾無句作磬見世本無句即叔名也女媧說文古神聖女也始制笙

喪服小記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至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

陳註謂別子有三一是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二是異姓公子來自他國別於本國不來者三是庶姓之起於是邦為卿大夫而別於不仕者皆稱別子也為祖者別與後世為始祖也繼別為宗者別子之後世以適長子繼別子與族人為百世不遷之大宗也繼禰者為小宗謂別子之庶子以其長子繼已為小宗而其同父之兄弟宗之也又註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言其適子之為適士者
固祭祖及禰矣庶子止得立禰廟不得立祖廟而
祭祖明其宗有在也又註下又庶子不祭禰者明
其宗也言庶子不得立禰廟故不得祭禰明主祭
在宗子廟必在宗子之家也庶子雖貴止得供具
牲物而宗子主其禮也上文言庶子不祭祖是猶
得立禰廟以其為適士也此言不祭禰以此庶子
非適士或未仕故不得立廟以祭禰也言未仕者
意以士止為小宗不得為大宗以士無祖廟也按
荀子士有常宗楊倞註繼別子之後為族人所常

宗百世不遷之大宗也據此則士亦得為大宗矣
即以本記言之士攝大夫惟宗子其義可知矣又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註
言庶子不得祭此二者以已是父之庶子不得立
父廟故不得自祭其殤子也若已祖之庶孫不
得立祖廟故無後之兄弟已亦不得祭之也祖廟
在宗子之家此殤與此無後者當祭祖之時亦與
祭於祖廟也考鄭氏註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為殤
祭之孔氏疏若宗子是士無曾祖廟故諸父無後
者為殤祭之又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

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曰
孝子某薦其常事註言庶子既為大夫當用上牲
然必往宗子家而祭者以廟在宗子家也又曾子
問曰宗子去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
子曰祭哉望墓而為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
而後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註言庶子卑賤
無爵不得於廟行祭禮但當祭之時即望墓為壇
以祭也若宗子死則庶子告於墓而後祭於家亦
不敢稱孝子某但稱子某及介子某而已據此是
宗子無爵其家無廟而祭於庶子之家是且有無

廟而為宗子者矣。大若謂有祖廟乃得為大宗士，或未仕故不得立廟，止為小宗，充其說不特士不得為大宗，據祭法則大夫止有宗祖廟，將大夫亦不得為大宗乎。

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昭穆，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

陳註引上章言妾祔於妾祖廟者，疏云妾無廟，今乃云祔及高祖當是為壇以祔之耳。按所謂不得祔者，祔於先君之廟也。為壇以祔之，說經無明文。見於漢唐諸疏，此節專言祔廟，言妾死則祔於祖。

之妾廟也禮祖廟三昭三穆惟廟有昭穆故云亡則中一以上言祖無妾則又間曾祖一位而祔高祖之妾以昭穆之次不同列也雜記所謂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是也廟中尚有昭穆之妾何云無廟並不言壇壇則有何昭穆之有不世祭謂子固祭之至子之子乃其妾祖姑祭之亦可不必世世祭也

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

謂大夫以公事出而家人攝祭則義當使親子弟雖無爵者可攝如宗子是也

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

今婦人書皆言某氏禮言婦人如不知姓又買妾不知其姓蓋殷以前六世則相為昏周以後即不然也

大傳

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

孔疏祫合也謂雖無廟而得與有廟者合祭大夫蓋祫於曾祖廟而上及高祖上士則祫於祖廟而上及曾祖高祖下士則祫於禰廟而上及祖與曾祖高祖干者從下而上之義陳註謂大夫三廟士

禮記卷三十一
二廟二廟不敢私自舉行以卑者而行尊者之禮
殊未明晰

殊徽號

徽號之所始所以殊其旗之名非殊其旗之色也
徽一本作禕見釋文

服術有六

言服之法有六也六曰從服而從服又有六鄭疏
謂服術有六其一是徒從按其一乃屬從其二為
徒從鄭誤也

少儀

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
馬資如今云路費

執箕膺搗

陳註搗箕舌也謂今之箕口汜埽即洒埽言延漫
其水以埽之也註訓廣埽未確

不擢馬

馬投壺之算今謂之籌馬以象牙雜骨及竹木為
之擢取也言三馬成勝若一朋得二馬一朋得一
馬則二馬應取彼一馬以足已三馬不擢不敢取
尊者之馬也

刀卻刃授穎

按陳氏一訓穎為警枕一訓穎為刀鐮同一穎而兩訓非也穎即史記脫穎而出之穎錐柄也字从木不似禾

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鱈
凡腹之下肥曰腴腴魚腹也

君子不食圉腴

犬豕腸有似人穢故不食

為君子擇葱薤則絕其本末

本末謂顛與頭須也葱薤可以止卧故君子食之

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皆聶而不切麋為碎雞兔為宛
脾皆聶而切之

菹酢菜也生釀之使阻于寒溫之間不得爛也野
豕山豬也軒音憲切肉大如藿葉曰軒聶與牒同
薄切肉也不切報切也麋麋也麋牡麋牝麋其子
肉可為脯碎雞膾名宛脾即脾析牛百葉也見周
官醢人釋文徐讀蒲佳反

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臠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
植豕則以豕左肩五箇

臠亦作胾楚辭肥牛之臠臠若芳些是也陳註訓

不
言
不
言
卷
一
臂脚則臂又何訓或止訓脚則孺說文止訓臂又
難解也今人謂一枚為一箇箇字五經中始見此
馬不常秣

常嘗也古通用

學記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

古今注塾之為言熟也詳熟所學之事也在巷門
之側孟子庠者養也養育人材也術有序陳氏註
術當為州萬二千五百家為州州之學曰序周禮
卿大夫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是也按周禮

卿大夫實無此文陳氏誤記也術業也儒行管道
同術是也管子百家為里里十為術術十為州左
思蜀都賦亦有甲第當衢向術是也本與遂通周
禮萬二千五百家為遂不當訓州亦陳氏誤記序
學也學長幼之序也古者東西牆謂之序

此年入學中年考校

此年每一年也中年中隔一年也今謂入學為入
庠考校為考試是也

夏楚二物

陳氏訓夏榎也按夏楚作榎槌皆俗字榎同榎楸

木也按詩大雅不長夏以葦王博士云夏用木葦用皮皆鞭朴之用則夏不論何木皆可為之詩言刈其楚即杜荆也多產楚地故名古者刑杖以荆故字从刑其生成叢而踈爽故又謂之楚

呻其佔畢

呻莊子所謂呻吟裘氏之地之呻也呻一本作慕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已之子必學為箕

冶與裘弓與箕絕不相謀也而相悟言學者貴於善悟也

樂記

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

陳註成方猶言成曲調也竟以樂府曲調為樂非方比也即比合其音而播之樂器之謂也故下云此音而樂之詩疏曰雜比曰音單出曰聲是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

陳註引方氏謂若瓠巴鼓瑟流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此禽獸之知聲者按此但泛言不知音之人近於禽獸即曲禮以自別於禽獸之謂不必如此怙滯說也

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

疏越即清越以長註謂越為瑟底孔未聞三歎即詠歎之歎訓作三歎息非

百姓無患天子不怒

言不怒而民威於鈇鉞也

以敬四海之內

禮毋不敬言一以敬行於四海之內也應氏以四海之內恐在合字上非

綴兆舒疾樂之文也

謂舞也綴表也兆行列也表其行列也即後治民

芳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樂必

有舞故亦曰樂之文

春作夏長

至

制禮以配地

乾坤交於否泰一歲則正月泰二壯三尺四乾五
姤六遯皆有乾以統陰是乾主春夏也七否八觀
九剝十坤子復丑臨皆有坤以統陽是坤主秋冬
也春作夏長為仁樂近之秋斂冬藏為義禮近之
乾主春夏故樂以應天坤主秋冬故禮以配地如
此解較直截

夔始制樂以賞諸侯

夔始制樂一句以賞諸侯一句言樂始於夔而諸

侯有德者賞之以樂王氏謂夔制樂豈專為賞諸侯此處皆無義理謬也

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

引聞謚以此觀舞

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

百拜其言其多非真有百拜也

寬裕肉好

肉言音之洪美也又見史記樂書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生

土敝惡土也水煩熱水也

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
成文成五行之色也從律從八卦之風也
及優侏儻獼雜子女

獼獼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也據此則俳優雜戲
蓋古有之矣

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
薊一作續祝一作禱未及下車而封及下車而封
甚言急於解散紂虐之意非有先後也

名之曰建橐

建應作鞬鞬以韜弓橐以受箭左傳右屬橐鞬是

也讀建為鍵訓作鎖非是

倨中矩句中鈎

矩之直者曰倨折而衝者曰句磬有倨句戈亦有倨句詳周禮冬官考工記陳氏謂倨為微曲句為甚曲非也

雜記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

陳註三年喪練後升數與大功同故名功衰今按已足曾祖之適與小功兄弟及父皆庶人不得立

祖廟故曾祖之妾孫為之立壇而附之若已見祖
之適孫則大功兄弟之殤得附祖廟其小功兄弟
之殤則祖之兄弟之後也今以練冠而附謂小功
及緦麻之殤耳若正服大功則變練冠與按此乃
孔氏疏按疏有殤於從祖立神而祭不為祖立廟
語尤為詳而未引其名氏乃陳氏摘入也庶子之
殤祭於室之白處故曰陽童宗子之殤祭於室之
奧處故曰陰童甫字也未成人則不稱名不以廟
名也

狄稅素沙

揄狄即搖翟畫雉以為文章內司服六服之一也
素沙今之白縛也周禮內司服素沙以白縛為裏
使之章顯今世有紗縠者出於此言自搖翟至稅
衣皆用白縛為裏也白縛陳氏以為白絹沙即紗
疏布鞞四面有章

疏布麤布也鞞載柩車蓋也殯謂之鞞葬謂之柳
大牛車為柳葬車亦謂之柳章音障言四面有障
布也

暢白以栴杵以梧枕以桑

暢鬱也栴性堅緻有脂而香故古人破為白用以

擣鬱見埤雅柢與柢同即七也所以載牲醴也

如三年之喪則既顛其練祥皆行

陳註前喪後喪俱是三年之服其後喪既受葛之後得為前喪行練祥之服也註言今之喪既服顛乃為前三年者變除而練祥祭也此主謂先有父母之服今有喪長子者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按既字乃字之意本謂未顛以前練祥不得行正如纂言附論後喪變麻可補行之說非謂既顛而值前喪一期再行也玩上節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

卒事反喪服可見未沒喪謂在大祥後小祥前也
謂不得服祥以母未葬祥祭用吉服也顛音裴似
苧可績為麻無葛之地即用顛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
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少連見論語逸民此又有大連亦如叔齊之有伯
夷也言東夷之人而能如是也

見似瞿瞿聞名心瞿

似似父貌也名似父名也免喪之禮容也

鑿巾以飯公羊賈為之也

鑿在到切孔寵也不音鑿。鑿之鑿當覆尸巾而對口鑿一孔寵以含飯也。記士僭大夫飯含之禮由比始。

無鹽酪不能食。

酪陳氏引說文以為乳漿。按禮運以為醴酪。酪蒸釀之以為酢。載漢食貨志殺民煮木為酪如淳曰作杏酪之屬也。言功衰乃末服可用杏酪也。今猶用之杏酪可卒辦。乳酪不可卒辦也。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陳註所謂哭而不偯雜記云童子哭而不偯言未能成聲直遂其哀而已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書

士喪禮儀禮篇名據此則儀禮在諸禮之前為孔子所授書矣論語孔子不見孺悲又何也

廡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拜之

言不為救火而來者不拜也此應是論語孔子退朝時事

成廟則釁之

此下刲羊割雞皆釁廟之禮也。𦘔耳旁毛也。音二。

喪大記

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起於男子之手。

論語毋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是也。手與守義相

近。

無林麓則狄人設階。

狄即翟也。祭統翟人樂吏之賤者也。即此。

浴水用盆沃水用料。

料，斲水器也。凡方者為斗，若安長柄則名為料。音

主，斲音拘挹也。

朝一溢米暮一溢米

孔叢子兩手曰掬一手曰溢

甸人取所徹之西北扉薪用爨之

古人於死者正寢亦謂之廟扉西北隅幽隱處也
陳氏引舊說扉是屋簷非


小臣爪手翦須

周禮凡攫網援簪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
之而註爪手足甲也按爪古作又本為抓爪之爪
非手足甲也此言爪言去其手之爪也義各不同

用牛骨鐸

陳註鐫為釘按說文鐫可以綴物者言大夫用元
綠貼棺以牛骨綴之也君用朱綠雜金鐫亦同石
梁王謂用牛骨為釘不可從是也

君大夫鬻爪實于綠中

鬻古文作翦餘髮也綠與角通棺內角也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四種二筐加魚腊

焉

註熬以火燭穀令熟燭俗作炒種分黍稷稻粱以
次遞減故曰四三二棺內用熬及魚腊陳氏謂使
蚘蟬聞香而來食免侵尸故梁王氏謂不可從按

不言不言
古人制禮之意殆以食死者恐鬼其餒而也若謂
食此蟪豈不思反招蚍蜉之食尸乎愚竊有疑
素錦褚加偽荒

柳車上覆曰荒荒下用屋曰褚偽與惟通用

魚躍拂池

註訓為銅魚疑雉幡下所懸如龍帷三池然車行
則動搖而拂棺上之竹籠也

君葬用輜四綽二碑至士葬用國車二綽無碑

陳氏云此章二輜字一國字註皆讀為輪船音然

以檀弓諸侯輜而設幃言之則諸侯殯得用輜豈

葬不得用輶乎今讀大夫葬用輶與國字並作舩
音君葬用輶音春同一輶字而作兩音向竊疑之
考輶與輶同不與輶同輶與輶諸書多混纏昧目
今辨之輶音船說文蕃車下庫輪也一云無輶車
也斫直木為之輶音湍有輶者別用木為之輶是
也無輶者合大木為之輶是也輶可載柩雜記載
以輶車是也輶不可載柩止可約輶集韻車約輶
是也輶亦音椿周禮孤乘夏一日下棺車說文約
輶約謂刻飾之也今輶本作篆謂五采畫轂約也
說文引作夏輶音不同而義同古字或通用也然

則輶當作軻明矣鄭氏謂輶當為載以輅車之輅
以為聲之誤也註又謂國字或作團是以文誤為
國亦非國者言一國所用之車也自應从王氏讀
如字碑即檀弓豐碑桓楹也註用大木為碑空其
中著鹿盧兩頭各入碑木以紼之一頭系棺緘以
一頭遶鹿盧既訖而人各背碑負紼末頭聽鼓聲
以漸却行而下棺也桓楹不似碑形如大楹通曰
碑桓郵亭表如今橋旁表柱也

君裏棊虞筐大夫不裏棊士不虞筐

陳氏云盧氏雖有解釋鄭云未聞今不錄按虞安

也即儀禮士虞禮之虞也筐即前四種八筐言君則椁棺內俱安四種八筐大夫則棺內安三種六筐椁外亦安之不于椁裏也士則止于棺內安二種四筐外則不虞筐也如此解似近之陳氏于筐止註置之棺旁不表內外且云筐同異未聞故于此宜不錄也

祭法

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

註宗皆當為崇字之誤按左傳昭公元年山川之神則水旱疫癘之災於是乎崇之日月星辰之神

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禜壇域也設絲
蕤為營域以禳之是除去凶災之祭也陳氏謂宗
之為言尊也未合

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
曰鬼

鬼精魂所歸也人死始化為鬼既生魄又生魂魄
人陰神魂人陽神

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
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

成羣立社曰置社

疏曰大社在庫門之內右王社所在書傳無文崔氏云王社在藉田王所自祭以供粢盛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在藉田居滿百家得立社為衆特置故置社按五經通義大社在中門之外王社在藉田之中孔疏及通典俱宗其說左傳閔公二年傳間於兩社為公室輔社預註周社亳社兩社之間朝廷執政所在孔穎達曰魯是周之諸侯故國社謂之周社則國社之所在為朝廷執政之所在其為中門內無疑諸侯之國社與天子之大社同也周書作雒篇曰乃設立丘兆於南郊以上帝配

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諸侯受命於周乃建
大社於國中國中與南郊對舉則大社不在郊而
在國中中門之內可知今陳註所引以為大社在
庫門之內右國社在公宮之右又云王社所在書
傳無文皆未詳悉

泰厲 公厲 族厲

周禮司厲註犯政為惡曰厲泰大也公諸侯之公
也族大夫之族也

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

厲左傳作列

祭義

風戾以食之

今人呼為風乾是也

歲既單矣世婦卒蠶

單盡也方氏云三月非歲盡之時然蠶成之時若
孟夏稱麥秋按今俗有雙月單月之稱則疑以三
月為單月也

祭統

舞莫重於武宿夜

疏云皇氏云師說詩傳云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

止宿夜士卒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熊氏云此
即大武之樂也陳氏云武舞之曲名也其義未聞
按宿夜二字不連上應包上祭有三重言之言宿
夙也又肅戒也言當給事先於夙夜告戒之也
夫祭有畀輝也畀闔者惠下之道也
畀使也畀及賤者祭以有事為榮也

草艾則墨

墨五刑之一鑿其額涅以墨書言草而刈之則以
墨也

公曰叔舅

按孔悝於蒯瞶姊之子蒯瞶悝之舅也今反謂舅
是古人稱甥亦謂之舅也周禮同姓之臣稱伯叔
父異姓之臣稱伯叔舅亦一證也

父異姓之曰醜也醜亦一類也
是古入醜類亦謂之食也風動同姓之曰醜也
是古入醜類亦謂之食也風動同姓之曰醜也

禮記補註卷四

羅江李調元贊庵撰

經解

故詩之失誣

至

春秋之失亂

石梁王氏謂孔子時春秋之筆削者未出又曰加我數年卒以學易豈遽以此教人且有愚誣奢賊煩亂之失疑非孔子之言非也詩與書樂易禮春秋皆古有此書孔子因病其愚誣奢賊煩亂之失故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如今所傳雖經秦火非其全然聖人所作與天地並行非秦火能

不
言
不
言
卷四
燼流傳異聞則有之未必皆出漢儒手也石梁皆
疑非孔子之言誤矣若今所傳五經但失樂而已
此皆經孔子所作自無愚誣奢賊煩亂之失若孔
子以前已有六經非有此失孔子何必重加釐訂
乎王氏以春秋易未出而孔子非之謬矣
差若豪釐繆以千里
釐古與釐通十絲曰毫十毫曰釐

哀公問

然後言其喪算

算謂算其三月五月期年三年之期也一本此下

無備其鼎俎四字

午其衆以伐有道

午交橫貌猶言分布也故一縱一橫曰旁午謂率其衆縱橫以伐有道之國也陳謂與迂同為違逆衆心近迂

仲尼燕居

俚俚乎其何之

俚狂行不知所如也

非燭何見

古無蠟燭凡言燭皆火炬也

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

夔以樂稱遂為樂所掩非真不達禮也

孔子閒居

聖敬日齊

齊亦作濟

神氣風霆

四字疑衍

負牆而立

負牆以背貼牆猶面牆以面向牆也

坊記

以下表記緇衣三篇如出一手皆于首章用子之言三字而坊記皆作子云且每章

皆有引證不應如此齊同且中有子曰下又引論語王氏以為非孔子之言是也此三篇必出一人手所成而小戴采入之如采呂不詳月令是也坊取譬則坊與之坊

相彼盍旦尚猶患之

此逸詩句也盍旦月令作鷓旦因求旦之聲得名亦作曷旦又作鷓鷓音侃

履無咎言

詩作體言所履無咎亦通

閨門之內戲而不歎

戲即今之戲矣老萊斑衣之舞是也

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

鄭云陽侯繆侯兩君之謚其國未聞石梁王氏謂陽侯繆侯既同是侯則殺字當如字讀鄭既未聞其國何以知陽侯為弒君按春秋閔公二年齊人遷陽註陽國名也古為陽侯溺水為海神故云陽侯之波繆未詳此章言男女不交爵下言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大饗者兩君相見之禮也其事必起於大饗之交爵矣

易曰不耕獲不菑畲凶

易今本無凶字

寡婦不夜哭

為其近於有所思也

壻親迎見於舅姑

據此則男子亦謂妻之父曰舅姑成氏云但加外字不必也

表記

取第十章仁者天下之表以為篇名鄭氏謂記君子之德見于儀表明黃道周謂取

于八尺之表皆非也篇內稱子言之者八子曰四十有五此上原本有中庸二十一章今取入

四書
篇內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

言盍不歸乎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可也註引潛雖伏矣未確

禮記補註卷四
無能胥以寧

書作罔克胥匡以生

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

望大利小利謂行其言則有益於天下有益於一國非謂大祿小祿也呂氏註謂大小祿非也入一本俱作人

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

枝葉言暢達其所行也

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

淡即水甘即醴水惟淡故味不壞醴惟甘故味壞

緇衣

取第二章好賢如緇衣之緇衣以為名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

絲緒也綸網也綍引也此言由小而引大也註引棺大索以解綍字此儼失倫

苗民匪用命

命書作靈

有梏德行

梏詩作覺

尹吉曰惟君躬先見於西夏

吉古文告字之誤篇內二見皆作告尹誥也天當

禮記卷之四
為先字之誤見一作敗邑一作子

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
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亂百姓

緇衣音義云此亦逸詩也上五句今詩無此語餘
在小雅節南山篇按上五句或孔子刪之也

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
曰怨

雅書序作牙牙雅假借字也夏日周書無日字鄭
氏謂資當為至按書作咨此傳寫之誤而下復缺
一咨字陳氏謂鄭不取書文乃讀資為至今從書

以資字屬上句是也

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

大學所謂誠於中必形於外也

周田觀文王之德

此句鄭氏謂古文為割申勸文王之德今博士讀
為厥亂勸文王之德三本互異古文宜從之按割
申勸古文篆字似周田觀

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

論語作不可以作巫醫

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

禮記補註卷四
敬事事煩則亂事神則難

按此文與今商書煩簡大異首句無字書作罔此句下書有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啟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下二句同但事煩書作禮煩此必記者引書有誤如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文義方順今作純而祭祀是為不敬幾不成語毋論純作醇既曰純矣而又云不敬此誠何解意者民立三句乃古之逸書與

恒其德貞

貞易作貞

奔喪

見星而行見星而舍

見星猶戴星也言天未明有星而行天既昏有星而舍今俗云兩頭黑言心忙意亂故夜行也

襲免經于序東

此父喪同但加免少絞帶免音問其制以布廣一

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又卻向後而遠於髻也此

適子之禮

相者告事畢

相者如今稱禮生檀弓杜橋之喪宮中無相以沽也言不立相侍故譏其粗畧沽音古粗也

所識於野張帷

所識即今言一面之識於朋友較輕則張帷哭之而已

問喪

以下問喪問傳三年問三篇皆小戴為經作傳故用傳曰又名問傳皆至情至理之

文

雞斯徒跣

此雞斯乃筭纚聲之誤也與犬戎雞斯馬讀本字

不同言孝子先去冠露首也徒跣不著履露足也

傷腎乾肝焦肺

腎水藏也故曰傷肝木藏也故曰乾肺金藏也故

曰焦

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
袒肉袒也婦人不肉袒固也何以記按釋名袒汗
衣或曰鄙袒或曰羞袒作之用六尺裁足覆胸背
言羞鄙於袒而衣此耳古人衣制詳於外而畧於
內意袒即見汗衣之謂非露肉體也不宜袒謂婦
人不宜見汗衣也未知是否爵雀也小跳也如壞

牆然此發胸擊心之聲也

然則秃者不免偃者不袒跛者不踊

頭無髮曰秃足偏廢曰跛身不仰曰偃三者非不
使備禮不能備禮也註家謂憎其醜則然秃偃跛
豈遂不在人類乎

服問

公子之妻為其皇姑

皇大也恐其嫡女君故云大姑註作皇為君則是
有天下之稱大於帝矣稱妾為皇姑又何以處姑

乎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

言麻帶不必斷本可以留為練也

傳曰臯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

言五刑準五服之制也按臯正字秦始皇以其似

皇字改為罪

閒傳

此應併入服閒而另列篇者
以在喪服輕重之間今作閒

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

陳註事謂煮治其紗縷而後織按紡絲而織為紗

輕為紗重為縠紗以名絲不以名麻

輕者包重者特

皇包甫注

輕謂齊衰重謂斬衰包兼服特獨服

三年問

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

啁噍鳥聲也音輒道

若駟之過隙

駟與駒同

深衣

續衽鉤邊要縫半下

陳註引楊云說深衣制度惟續衽鉤邊一節難考

鄭註續衽二字文義甚明特疏家亂之耳鄭註云

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凡裳前三幅後四幅既分前後則其旁兩幅分開而不相屬惟深衣裳十二幅交裂裁之皆名為衽續謂連裳旁兩幅又引衣圖既合縫了又再覆縫方便於著以合縫為續衽覆縫為鈎邊要縫半下以為衣玉藻縫齊倍要

是也按說文衽衣衿也衿即襟衣以裳之前為襟而旁為衽說文以衣襟為衽則不獨裳為衽矣又爾雅曰執衽謂之袪李巡曰衽者裳之下也云下則裳之下皆名衽不獨旁矣然方言

褻謂之衽註衣襟也與說文前襟名衽義正同又

云或曰衽裳際也則是兩旁矣又劉熙釋名云襟
禁也交於前所以禁禦風寒也裾倨也倨倨然直
言在後當見倨也衽襜也在旁襜襜然也謂裳前
襟後裾皆直幅不交裂則即釋名所云倨倨然直
也謂在旁者乃名衽則即釋名在旁襜襜之義也
蓋裳十二幅前名襟後名裾惟在旁者始名衽也
今云皆名為衽殆不深考玉藻衽當旁之義以啟
後人聚訟特詳辨之

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
厭髀上毋厭脇嘗無骨者

此節不言尺寸皆以人身之長短而言也故就肘脾脇骨分之以尺寸古今有異而人則大小長短可稱體裁衣也格一作胳膊下也肘或作腕手腕也肘手腕動脈處也故言運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圍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人身備四時之氣故象四時為之袂袷口也袷曲領也玉藻袷二寸曲禮天子視不上於袷是也縫在背故謂之負下齊裳下邊也取其齊故曰齊

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禮言不詳 卷四
註緣裼也在幅曰緇在下曰緇方氏慤曰衰口謂
之袂裳下謂之緣衣側謂之邊其純皆廣寸半袂
也緣也邊也三事也而皆用純純衣之緣也

投壺

古禮雖不可考而投壺
則今猶存觀此篇可見

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

矢用柘與棘不去皮中謂刻木如兕鹿而伏背上
立圍圈以勝算也士鹿中大夫兕中壺之制見後
段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
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

某有枉矢哨壺

矢言不直壺言口黷皆主人謙詞也

順投為入

矢本先入為入謂之順矢末先入則逆也不釋算猶言不上算

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

算謂之馬馬所以習武故為此後人打馬圖本此從從其手以取之不言奪示讓也慶賀也不勝者罰爵勝者正爵

二算為純

此句又見儀禮鄉射禮言八算得二算為全也

禮記禮記卷四
請奏狸首

射義狸者樂會也狸首詩亡記有原壤所歌及射義所引曾孫侯氏八句疑皆狸首詩也

賜灌

今人謂虐飲者曰灌不勝當罰故言賜灌勝當敬故言敬養

算多少視其坐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

言因人數多少如客四主亦四是也前言東面執八算與則其全數也四指曰扶扶廣四寸五扶者二尺也七扶者二尺八寸也九扶者三尺六寸也

矢雖有長短皆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是室中去
席五尺堂上去席七尺庭中去席九尺有室堂庭
之分者以日中則於室日晚則於堂太晚則於庭
各向明而投也舊註在司射進度壺下今移於此
段

毋踰言若是者浮

踰一作遙浮一作匏以浮為匏見淮南子註按浮
罰也爵名也出說苑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
仁為觴政曰飲不釃者浮以大白即此浮也

魯鼓薛鼓

禮記補註卷四
投壺有命弦之禮故記者附圖鼓於魯薛令弟子
辭之後帝嚳令人造鼓鼗之樂鄭氏謂○者擊鼗
□者擊鼓是也

儒行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韞匱而藏以待價不自衒也

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愧

按下二句應承上言讓陳氏註以容貌言

道途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

不爭見愛其身以有待養其身以有為非但恕也

多文以為富

文文籍也即今經籍文字

鷲蟲攫搏

凡鳥之勇獸之鷲者皆曰鷲月令鷹隼蚤鷲曲禮
前有鷲獸是也

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

城上守禦望樓亦曰櫓

軍門圭窬

窬應作竇窬穿牆為戶如圭故云圭

雖分國如錙銖

禮記補註卷四
言夷然不屑如錙銖之不足較也此言夸大石梁
王氏謂儒行為戰國之士所言此類是也
不敢以儒為戲

戲玩弄也言不敢玩弄儒也

冠義

此篇上有大學第四
十二今入四書不載

筮曰筮賓

內卦為己身外卦為他人冠成人之始為己身故
用筮不用卜

昏義

御輪二周

三周三匝也

以著代也

言將家事使主代於外婦代於內故於親迎也父親醮子而命之也其執見也舅姑共饗婦甚重之也代者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重之甚矣昏禮之大也

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所謂家教也

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

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是也六
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是也治
國陽事也齊家陰事也蕩洗其無道之行如親小
人遠君子之類是也

鄉飲酒義

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

三光即心辰伐辰北辰三辰也月之輪廓無光之
處名曰魄明盛則魄不可見惟晦前三日之朝月
自東出明將滅而魄可見朔後三日之夕月自西
將墮明漸盛而魄不可見矣明讓則魄見不讓則

不見故也晦月盡也月光如灰故曰晦朔一月始
蘇也明消更生故言朔月之始日謂之朔書上日
即朔日也

四面之坐象四時也

四面指東南西北言象四時東方者春南方者夏
西方者秋北方者冬故也

烹狗於東方

東方生氣也順生氣以養賓也古人多用食狗見
於內則取義如此今人以狗有功於人多不入食
較古為是

射義

諸侯以貍首為節

註云曾孫侯氏是也呂氏引原壤歌非詩見下節
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
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

此貍首詩也下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
則安則譽也

射者各射已之鵠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陳氏註鵠小鳥難中故以中

為雋未聞

桑弧蓬矢六

以桑為弧以蓬為矢六者六矢也以之射天地四方故用六弧則一也

燕義

庶子官職掌諸侯卿大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庶子見周禮夏官諸子職掌其戒令以下十九句皆周禮文記者引之也

再拜稽首

稽古本作詣

聘義

米三十乘禾三十車

乘車也

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

此言聘射之禮故兼射言之射禮諸侯先行燕禮
大夫先行鄉飲酒之禮故有之聘則聘享請覲後
有酌醴禮賓事不至飢渴也

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

勝一本作陣

君子比德於玉焉

比德於玉謂如詩溫其如玉如圭如璧之類陳氏

謂古人用玉皆象其美若鎮圭以召諸侯以恤凶
荒用其仁也齊有食玉用其智也牙璋以起軍旅
用其義也國君相見以禮相享以璧用其禮也樂
有鳴球服有佩玉用其樂也拜國玉節用其信也
琬以結好琰以除惡用其忠也兩圭祀地黃琮禮
地用其能達於地也四圭祀天蒼璧禮天用其能
達於天也圭璋特達用其能達於德也則單以器
言非君子之比德也

喪服四制

四即篇中恩制義制節制權制也

毀不滅性

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故也即禮所謂毀瘠不形
毀不危身也

苴衰不補墳墓不培

麻之有子者為苴苴經與苴杖皆斬衰之服所謂
苴惡貌也言聽其如苴之黎黑故不補邱壠一成
不再加土古不脩墓故也

或曰擔主或曰輔病

擔扶也輔佐也言杖所以為爵而設無爵而用杖
必假主與病之名乃可也

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至善之故載之書

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

高宗事見於禮記者三檀弓坊記及此與論語各不同而三年不言言乃謹則一論語則止有三年不言一句謹謂一言而人心謹悅是未嘗不言也此言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是但言之不文非不言也皆於論語有異而此段言高宗諒闇之事而明其謚法之所由尤詳諒作梁闇作廬謂有楣梁之廬也然而言不文者謂言而已無詔誥之文詞於臣下也